



叶辛文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叶辛文集



(苏)新登字 007 号

叶辛文集 (第七卷)

作 者: 叶 辛

责任编辑: 周鸿铸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380,000 199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921-8/I·882

定 价: 20.00 元(平装) 30.00 元(精装)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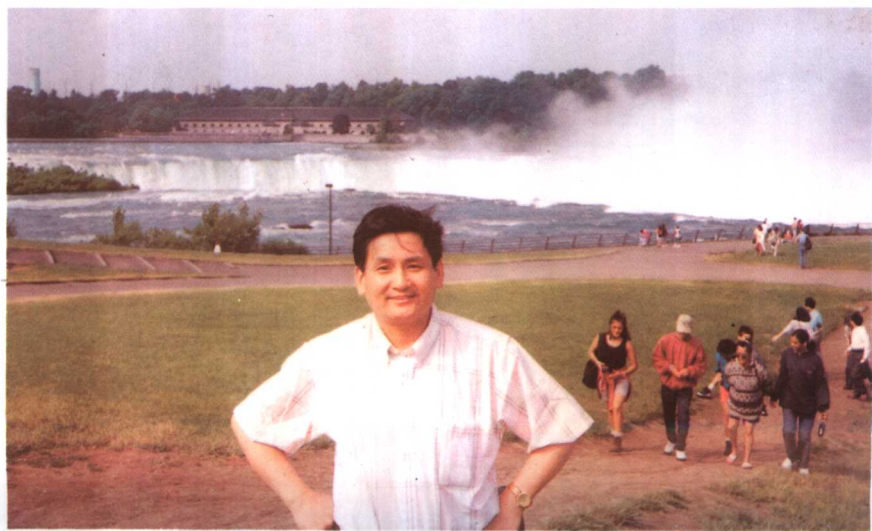
叶辛文集



摄影
速泰熙



和著名演员肖雄在一起
陆正伟 摄



在尼亚加拉瀑布

除署名外，其余照片均由叶辛提供



叶辛文集

第七卷说明

这一卷收入长篇小说《恐怖的飓风》和中篇小说《发生在霍家的事》。这是作者描述城市生活的两部作品。前者是直接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小说，后者则是写“文化大革命”以后上海一个民族资本家家庭里产生的新波澜。

《恐怖的飓风》上半部分除在报纸连载外，还曾以《恐怖的飓风》为书名编入过当代新作丛书；下半部分则仅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和贵州的《遵义晚报》连载过，还没有与上半部分合并出版过单行本。这回是第一次合并成一本书出版。

《发生在霍家的事》初次发表于1983年《十月》杂志第六期，遂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单行本，曾被选入多个中篇小说集。



叶辛文集

目 录

- 3 序 这里饱孕我的激情
7 长篇小说 恐怖的飓风
395 后 记 一个未圆的梦
401 中篇小说 发生在霍家的事

11106/07

叶辛文集

- 第一卷 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长篇小说《高高的苗岭》
- 第二卷 长篇小说《风凜冽》
长篇小说《省城里的风流韵事》
- 第三卷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
中篇小说《秘而不宣的往事》
- 第四卷 长篇小说《在醒来的土地上》
中篇小说《两个感情冒险者的命运》
- 第五卷 长篇小说《爱的变奏》
长篇小说《家庭的阴影》
- 第六卷 长篇小说《孽债》
- 第七卷 长篇小说《恐怖的飓风》
中篇小说《发生在霍家的事》
- 第八卷 长篇小说《基石》
长篇小说《私生子》
- 第九卷 中篇小说卷
- 第十卷 短篇小说、散文、创作谈
附录：叶辛简历
叶辛作品全目



叶辛文集

恐怖的飓风

这里饱孕我的激情

我曾经想过，这些经历也许会像许许多多日子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遗忘、被埋葬。像遗忘所有那些琐碎的往事，像埋葬所有那些令人难堪窘迫的场面。像飘落的花瓣像枯枝腐叶像朝霞秋霜，最终全都会消失。

谁知，很多年过去了。一切往事还是历历在目。随着年岁的增长，甚至那些细节、那些小到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咳嗽的细节，都还不曾忘记。我终于明白，记忆是不容易忘却的，尤其是青年时代的记忆，会随着岁月的消逝而显得倍加鲜明。

况且，对我来说，这确实确实是一些惊天动地的日子，是震撼我心灵的岁月。

那一年，我十七岁。

十七岁，正是每个人一生中最美好、最易躁动、最富憧憬和理想的年龄。在大人们的眼里，十七岁的少男少女总还是似懂非懂的孩子。而在娃娃们的心目中，十七岁的哥哥姐姐却已是名副其实的大人了。当世界平静的时候，这个年龄层次的男女还能享受到父母家庭的温暖，而当遭遇诸如“文化大革命”这

样的灾难时，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漠，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消极影响和隐藏着的劣根性，就会赤裸裸地显示出来。不是吗，那个“今天红得发紫，明天紫得发黑”的荒诞到不可思议的时代，给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和烙印，想要忘记决不可能。今天时有所闻的人际关系的复杂和奥妙无穷，难道不正是后遗症之一！

我始终感到这是一本大书的题材。大约是从1980年开始，我就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思考，一些生动的形象细节，一些在记忆中难于抹去的印象。渐渐地，那些年月里一些大事件的真相，一些当初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劣迹，被报章杂志和书本陆续详尽地揭露出来。我读着，用一种对比的有时是挑剔的去伪存真的眼光看着这些如今被编成故事、轶闻和人物传的文章，衡量的尺度和判断力就是我当年经历那一切时的真实感受，我感受到的时代气氛，狂热情绪，争权夺利，感受到的动荡和心灵的震颤。多少次我冲动地提起笔来，与其让不曾经历过这一切的后人根据丰富的史料来编写，不如由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感受过的人来写。但是，这毕竟是一本大书，重要的书，一本不同于我的那些业已出版的十几部长篇，我将为此耗去很多精力。似乎，我还可以等一等，等到年纪更大一些，等到艺术上达到像一些人经常讲的“炉火纯青”的地步，那时写起来材料一定更丰富，效果也一定更好。但是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主意。

很偶然的，我读到了一本海外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在肯定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几本鸿篇巨制之后，书里写道，遗憾的是，自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史上，还没有一本称得上完整的史诗性的长河小说。李劫人的《大波》和老舍的《四世同堂》，都是未完成的巨作……我了解的实情不多，但让外人这么武断

恐怖的飓风

地来讲我们，心里总是不怎么舒服。为什么没有一部完整的多卷本史诗性巨作呢？原因仿佛可以归结到两点：一是不少创作力旺盛的中青年作家，总觉得自己尚年轻，艺术上不够成熟，写史诗性作品得等到经验更丰富些，知名度更大一点，生活阅历更多些，一拖再拖就拖了下来。二是很多老作家到了艺术上成熟的时候，或由于年岁过大精力不济，或由于来自身外的各种头衔很多，担负着各种各样有实有虚的职务，为会议为名誉为地位所累，再加上遭逢运动不断的年代，于是也就不曾、不愿或无力写。

经过这么一思考，我觉得不能再走前人已走过的路。我得写，马上写，抓紧时间写，抛开一切身外之物来写，从从容容地使用上十年二十年时间写，我也只不过五六十岁。主意打定，我便着手准备。

我曾经是个上海人，故事当然要从这座二十世纪的东方大都市开始。书会写得很长，写出沧桑变迁，写出历史的流程，写出“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对人心灵的戕害，写出中国二十世纪当代人的忧患和希望，牢骚和痛苦，欢悦和不安，虔诚的激情和恶梦醒来时的恍然大悟及对自身的一次次再认识，还有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挫折……写这么一本书自然不能贸然行事，太匆促浮躁。是呵，毕竟离开故乡近二十年了，对上海的生活有了一点生疏和隔膜了。尽管几乎年年要回上海，可我心目中印象最深的，还是二十来年前的上海。况且，上海的世情民风，上海的人际关系，上海社会的各个阶层，很难入书的属于吴侬语系的上海话以及上海味儿，如何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可谓问题不少……于是乎，我尝试着写下了中篇小说《发生在霍家的事》、《儿女婚姻》，写下了长篇小说《家教》。在经过了这么一

叶辛文集

段准备之后，在感到有一定的把握之后，我才提起笔写下了这本《恐怖的飓风》。

作为一篇序，这篇文字已经很长了。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情绪一直处于亢奋和激动之中，每天写下一节来总感到意犹未尽，总是不想停笔，总觉得该往下写、往下写。写作是一件愉快的事，令人振奋的事，常常是强迫自己停下笔来，强迫自己休息，夜深人静躺在床上，还是不能入眠。久久不能入眠。已经写下的和即将写下的那些人和事、那些场面景物一起涌向脑际，怎么也扫掠不走、驱赶不去。别的我不敢说，这本书的每一章每一页都是怀着不可遏止的激情写下来的，我想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亲爱的读者们。

1988 年秋

1966. 4

一场震撼中国的风暴正在不动声色地悄悄掀起。

姜宗豪是有这种直觉和预感的。随着四月的来临，寒冽的西北风大大削弱，迎面吹过来的，更多的是潮润的东南风了。晴雨相间的上海天气，很难让人预测哪天夜间和黄昏会出现爆冷爆热。

平时很注意冷暖衣着的姜宗豪，现在的注意力几乎不在气候上。他必须关注形势。印象最深的便是进入四月以来报上的文章，自去年十一月批《海瑞罢官》的长文刊出至今，话已经由所谓的“评”一变而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之类。姜宗豪再笨，再在政治上貌似幼稚，都看得出，报上骂的是古人，是编戏的学者，其真正目的，却是旨在掀起一场风暴。

难以在精神上摆脱的是，这一预感近日来一天比一天来得强烈了。他不能预见这一疾风骤雨将以一股什么样的势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席卷，更不能想象这场风暴将给亿万芸芸众生带来些什么。

他唯一关切和担忧的是自己的家业，以及这偌大的家业如何承继。他历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时常来骚扰他，以致他

对政治敏感得近乎神经质了。多年的经验早已告诉了他，这回要搞一次大的运动。

是的，风暴确实是在酝酿中掀起。

每一个字伴随着他的“砰砰”心跳出现在脑际。是安逸富庶的日子让人满足，还是无波无澜的生活窒息了人们的欲望，姜宗豪讲不清了。反正，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一潭静水般的天天如此的岁月：发财的念头是早已断绝了，但同时却也免除了破产的可能。共产党的赎买政策，保证了他近百万的家资，保证了他仍能居住在世人羡慕眼红的花园洋房中，只要不搞运动，他安全舒服地支取高达六百元的工资，领取款额不小的定息，开开神仙会，享受点统战待遇，他比一般人生活得优越。上海这个地方，自1842年辟为通商口岸以来，被洋人称作东方明珠的“冒险家的乐园”的一切痕迹都已荡然无存，但是“只要有铜钿，就能买得来”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里还是难以清除。姜宗豪在任何场合，都能感觉到向他投来的种种羡慕的、尊崇的、妒忌的有时甚至是谄媚的目光。

他觉得日子满可以就这样一天一天过下去，如同春节礼盒上的贺词：年年如意、岁岁平安。

他不懂有些人为啥还要搞运动，为啥不喜欢平静？难道平静的世界让人感觉失去了控制么？难道政权在哪些地方显示了不稳的迹象么？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姜宗豪听出是佣人邹素贞的脚步。

邹素贞在半敞的书房门口轻咳了一声，呼唤般低声说：

“姜先生。”

姜宗豪走到门边去：“人来齐了吗？”

“宾泓从学堂回来，我就同她讲了，你要和他们讲一件事，她没再出去。大小姐来了……”

恐怖的飓风

姜宗豪不自觉地蹙着眉，素贞的称呼总是改不过来，喊宾汶还叫大小姐，她都有自己的孩子了。他问了一声：

“牙牙带来了吗？”

“没有。我问了，她说阿婆讲，牙牙太小，春天里传染病多，不让带。”

虽然牙牙还小，不会讲话，但是看不到她，姜宗豪还是有点遗憾。他咕哝了一句：

“怕风吹，叫辆出租车来嘛。”

“是啊，我也这样讲。”素贞是老佣人了，摸透了姜家老少的脾气，说的话总能投人脾气，她不无遗憾地吁了口气，“宾涓到里弄办事处转了一圈，也回来了。就是宾扬还没回来。”

“唔。”姜宗豪沉沉地应了一声：“他去哪儿了？”

“不晓得。这些天，每天放学，他都回来得比以往迟。”邹素贞沉吟了片刻，像终于打定了主意般说，“姜先生，我要告诉你，那只白鹭、花园里的那只白鹭，还是飞走了。”

姜宗豪受了惊般问：“飞走了？”

“飞走了，没再回来。”

“终于飞走了。”姜宗豪叹了一声，语气里透着悲凉，他自己几乎不曾觉察。姜家老少都熟悉这只白鹭，头颈雪白，羽冠乌黑，它的嘴长、脚长，抖开双翅时，洁白的全身像是泛着银色的光泽。每年初冬的一个夜晚，花园里传来几声粗哑低沉的鸣叫，白鹭便算是来姜家花园报到越冬了，它机警而性静，耐力极强。一整个冬天和早春，白天它几乎都栖息在花园里粗壮的香樟树巢里；夜幕降临以后，它鸣叫几声，拍翅飞到市郊去觅食鱼蛙、小虫、小鸟。天明之前势必回来。姜家的人都很喜爱这只远方飞来的白鹭，从不去逗它、骚扰它，有时候，白鹭在巢窝里呆得厌烦了，飞落在花园的草坪上、几近干涸的池塘